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漩涡里外

杜 衡 著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漩涡里外

杜 衡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漩涡里外 / 杜衡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37-3

I. ①漩… II. ①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5635号

漩涡里外

著 者	杜 衡
责任编辑	张娟平 聂福荣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20 × 920 1/16
字 数	128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37-3/I · 406
定 价	46.80元

CIP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删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1）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2）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3）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4）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5）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他作品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6）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在私立德生中学底教员休息室里，英语教师徐子修从他那张永远放在最里边角落里的写字台上抬起头，偶尔向壁上一架八卦钟望着。已经七点五十五分了吗？他禁不住突然惊了一下。可是他知道，那架跟自己一样地已经替这学校服务了二十多年的八卦钟，是不会把他欺骗的；它向来就准确得跟自己一样，没有误过时刻，更极少告过假。七点五十五分就是七点五十五分了；往常，到这时候，纵使眼皮上还挂着昨夜底眼矢，多少总应该有三五个同事陆陆续续来到，今天，屋子却显得特别宽敞起来，空空洞洞地除了自己之外还没有一个人。他望了一回，把刚改好一半的课卷搁开，把钢笔插好在笔插里，把红墨水瓶底盖子紧紧地盖上，不给漏气。随后，照着至少有十年以上的旧例，抽开左边抽斗，看也不看地摸出一小方纸片和一小撮焦黄的烟丝，然后，舌尖在纸上一舔，用熟练的手势一下子就卷成一枝烟，括了火

柴，吸着。

要不是几个月以前特别为路远的兼任教师们把上课时间改迟十分钟，今天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上头堂了吗？这班教员哪，这班教员！正打算在心里骂几句，他却猛然想起前一天所听到的鬼鬼祟祟的传闻；底细他不明白，而且也不想去明白。只是，学校仿佛又一次浸在不安的空气里，说不定接踵而来的又是停课和罢考呢。说不定今天就是了，他惶惑着；说不定已经停了课自己还不知道呢。

嘴角边黏着烟枝，从座位上站起来，缓步走到休息室门口。从这门口望去是一片空阔的广场，广场上像大海里撒盐花似地只有十来个人在着，样子怪闲散，从这十来个人身上看不出一点儿上课不上课底动静。

风平稳地吹；

早晨底阳光温暖地照在他那秃了大半个的头顶上。

这难道是酝酿着什么风波的光景吗？徐子修不相信似地在头顶上搔了几下，打算到隔壁事务室里找一个职员问。可是刚跨出门去却就把脚步停住了。如果根本没这回事，自己大惊小怪的还成什么样子啊！为保持尊严他不愿意随便问，只带着犹豫的神色仍然走回到没有人的屋子里来。

八卦钟沙沙地响了一阵，接着，那么迂回而凝重，像一位严谨的执法者似地连续打了八下。

仿佛受了钟声底惕励，他突然想：

“凭什么不去上课呢，也没有接到正式的通知！”

他觉得自己应该像那架钟一样地固执，坚决，一样地忠于自己底职守，像没有人在面前它也照旧报着确切的时刻一样，即使课堂里没有学生，他也得去。这样想，他以为自己从新稳定了。

把吸剩的烟枝顺手向痰盂里一丢，走回到原来的座位上，拿出第一堂课底课本来，翻开上次停顿着的一叶，飞快地看了几行，却没有看下去，只找一些纸片来把那地方夹了；书从新合拢，在写字台正中央放好，他留意着，叫书脊跟台子底边恰好成了九十度的直角；于是，又拿过点名册，搁在一起，又拿过了粉笔。一切都准备得停停当当，他等着。……

直到打过预备钟，又开始打着正式的上课钟，教员休息室里却还没看见有第二个人来到，徐子修不再去关心这些，只照着旧例，在上课钟第一声响着的时候，就用那种二十年来所惯有的姿态，把课本像非常沉重似地叫右手高高抬着，走出休息室，穿过行廊，转上几个弯，向高二甲班底教室走去。他脚步纵然慢，却像有一种机械地固定的速率，依着三十二下钟声底节奏，移过了固定的距离，到钟声划然停止，洪亮的余音还嗡嗡地回荡着的时候，他永远是刚巧踏到教室门槛边，难得有三尺以上的快慢。

抬起头，对里面望了望。并不是没有人，却的确那么疏疏落落，像比平常少了一半的样子。徐子修登时就蹙紧了两道眉毛，却没问什么原故，顾自己跨上讲台，从袖筒里抽出手帕，在那高高的圈椅上拭了几下，整整长衫底下襟，坐着。他翻开点名簿，并不把名字叫出声，只依照座位底号码一行行看，一行行登录。正当他用眼睛来点着名的时候，从外面又陆续来到了一些人，他把他们逐一地注意了。全班学生底姓名他几乎个个知道；他咬着下嘴唇，眉毛更蹙得紧，就在那些人底名字下面逐一打了迟到底标记。点完名，把名册推到右边的台角上，挺起腰板呆坐了一会。他不响，全堂也没有声息。好久，像没有说话就已经口干了似地把舌子在颚上吸了几下，眼睛只望住对面的墙，自言自语地说：

“从今天起，预备钟可以关照不必打了。”

说着，他把嘴唇做了一个介乎轻蔑和嘲讽之间的神色，用鼻子微微喷一口气，把课本拿到身边，翻开了夹着纸片的那一叶。他并没有马上就讲书，又停顿了一会，仰起脸看着。即使把迟到的算在内，全班的学生还是少。学生和教员底一致缺席使他还禁不住诧异着。这多少总跟几天来逐渐蔓延的风波有点关系吧；可是他却没想到这个纯然是学校行政上的纠纷，竟不但教职员，就连学生也会给牵涉在内的。他底脸色似乎变得更严肃了，他开始感到一种真切的痛心。

“一个人呵，”用沉重的低声慢吞吞地说，随时间断着，吸着舌子，“最要紧的是，要记得自己底本分。用不到管的事，管不到的事，谁都要管，这个世界就给这样弄糟的。”

轻轻地点着头，像企图给予自己底话以特殊的肯定。

“世界这么大，社会上的事情这么复杂，我们在学生时代，也懂不了这许多，如果全要越俎代庖起来，那么，那么，……”

还没有想出该用些什么话来接下去，却陡然听到从外边走廊上传来一阵口哨声，吹着一支愉快而带点轻薄的调子，把自己所造成的严肃的空气破坏了。他从新沉默着，又皱皱眉毛，把脸移向门口，就看见一顶压发帽上的绒线球沿着一个个窗洞跟吹口哨底声音同时移近来。那个人终于在眼前出现，没有穿上衣，双手在西装裤袋里悠闲地插着；他向课堂里一望，看见了徐子修，停住嘴里的调子，一边跨着门槛一边大声说：

“这样快就来了吗！”

徐子修认识他，叫黎汉，据说是当地某一位要人底亲戚。徐子修记得上次季考的时候，他曾经给搜出了夹带，而在布告出零分的成绩之后，自己还接到一封恐吓信，不署名，该署名的地方是画着一枝手枪。好久就猜疑是这家伙搅的把戏了。却始终没把这猜疑对谁表明过，只自己留意着。

不说话，拿眼光钉住他，惹得全堂的眼光都在他身上集中。静默。这静默却并不能对黎汉造成什么影响，他还是那么自在地走近来，到讲台边，伸出手去要翻动台角上的点名簿。

徐子修却抢先把点名簿用手使劲按住了，——

“你做什么？”

抬头望见了那张乖戾的脸色，到底也禁不住把手缩回，嘴里却还这样说，“我来补一个到。”

“现在不能，现在要讲书。”

“要等几时补呢？”

没有回答，徐子修只把点名簿拿过来压在自己底课本下面，对课本看了看——

“Page two hundred seventeen.”

黎汉愕然地对徐子修望了一阵，没办法，回转头，对同学们装了一个又像鄙视，又像聊以解嘲似的鬼脸，珊珊地退到第四排右侧的自己座位后边，两条腿用跳高底姿态跨进椅背，坐下了。他桌上空洞洞地没有书，却从邻座同学底坐椅上胡乱拖过一本来，翻开了摊着。

“Paaaage two hudred sveenteeeen!”

像从运动会上的传声筒里发出来一样的声音使全堂都吃了一惊。黎汉看见徐子修说话的时候正把眼睛望住自己这方向，一边还用指掌在台面上急迫地拍。

他把书本朝后翻了几页。

想不到这样还搪塞不过去，竟看见徐子修从讲台上站起身，走向自己底座位。禁不住稍稍有点惊惶了，却没法子制止他不把自己身边那本书拿起来看。

“这一堂是英文，不是物理，你知道？”

装痴装呆地也把书一看，随口强解着，“啊，拿错了。”

“拿错！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你没带书的，你还当面说谎！”说着，把那本物理合拢了向桌上一丢。“回去拿呀。”

“合看看拉倒。”

黎汉把身体向邻座挪近一步，拖过那同学底课本来打算两个人合看，徐子修却偏偏把它推了回去。——

“不成的，你这样妨碍别人。”

“那叫人怎么办呢？”

“回宿舍去拿。”

“等拿得回来不是已经要退课了，还来得及！”

“不成，没有书就不用来上课。”

声音变得激烈起来，全班的学生对这纠纷都屏住了呼吸。黎汉也收敛住先前那一副赖皮相，他想起用沉默来抵制，不响，又不动，只这么坐着。

“不拿书你就得出去！”

那一个终于也失掉忍耐，他无所顾忌地在台子上一拍，大声嚷：

“我什么班上不跟人家合看书，偏你这儿两样！”

竟会有学生在课堂里对他拍台子，咆哮着，这在徐子修二十多年的经验里是没有的。他发现自己呼吸变得急促，嘴唇也稍稍颤抖；他停顿了一阵，意识地镇静下来，还是用那种粗糙的声音屹然站立着说：

“没有书就得出去，我这儿不能通融的。”

“……”

“出去啊，听见没有！”

黎汉猛地站起来，就把台子向前面使劲一推，要不是邻座的学生眼快手快，赶忙把它扶住，就差不多已经倒在徐子修底身上。挤出了台子缝，头也不回一回，就这么一股劲冲到课堂门口，走了。当下徐子修也不再说什么话，慢慢回到讲台上，翻开点名簿，拿起铅笔就在黎汉这名字上重重地划了一笔，从新拿过了课本。可是他像还需要一些时间来恢复自己心境底平衡，恢复讲书底能力。学生们等着，悄悄地偷望着他那张显得铁青的脸，然后又各自低下头去。

二

那一堂课上徐子修根本就没有好好地讲书，差不多只依照课本匆匆念着，念了三两页，还没打退课钟，已经把书本收拾起来，说一句“你们回去再仔细温习一下”，跨下了讲台。他脸上余怒未息，脚步像比往常加紧了一些，就向教员休息室走去。此刻，那地方已经不像先前似地冷落了，有三五个人聚集着。徐子修只对他们胡乱招呼一下，也不马上走进门，只在门口急忙找到那个值班管理休息室的茶房问：

“你去看看，王校长来了没有？”

诧异底脸色。“王先生已经三天没有到校了。”

“啊——”

徐子修竟还没有知道呢！他站着，楞了一阵，做了一个没手势似的手势，再没有追问什么话，终于无可奈何地走回到自己那角落里的座位去。

校长没到校底话，却无意中钻到了站在门槛边闲望

着什么东西的用器画教师许言如底耳朵里。他每星期只担任两天课，他自然也不知道。这消息使他感到意外的紧张；他踮起了皮鞋脚跟悄悄地走到就在这学期把他介绍到这学校里来的算学教师张敬斋底身边，附住他底耳朵轻轻说：

“敬斋，敬斋，校长都躲起来了呢！”

话虽然轻，却说得上座的人都听到了。他发现一双仿佛带点敌意的眼光在向他身上扫射过来；那个人他不认识，他觉得稍稍有点窘。张敬斋却出人不意地笑着，——

“我们已经为这事情谈了一个早晨了。”

张敬斋在屋子里是占据着一张最舒适的圆椅，地位刚巧在几个人底中央，指缝里夹着纸烟。他把烟吸了一口，向身边的人轮流看一看，又把两条折叠着的腿抖了几下，“这事情空谈是完全不中用的，只靠自己底团结啊，”说着，把脸移向那双对许言如底话表示敌意的眼光底主有者，“汪先生，你说是不是？”

“早有了团结这种事也不会有。”

“现在也来得及。”

“名义底问题倒也麻烦。用刚才提出的那个‘教职员请愿团’似乎也还可以，不过总得要人多；不能全体至少要大多数。”

没有人接话，许言如呆沉沉站着，张敬斋顾自己喷

着烟。只是那位汪先生却显出一副焦急的神色；他等了一阵，还是等不出下文来，像灰心了似地叹着一口感伤底气，“仲实平常待人也不算错了，想不到事到临头会这样难办的！”随后站起身来，来来去去踱了几步，再回过头，却发现自己剩下的那张椅子已经让许言如占据了去。他感到四周围的空气越显得沉寂起来，站了一阵，双手捏着自己底指节，作出些声响。终于，沉思似地在齿缝里缩着气，反背着手走开了。

许言如把身子俯向张敬斋，轻轻问：

“这是谁呀？我还不认识。”

“他姓汪。”

“姓汪我知道。”

“叫汪德邻，是这儿底事务主任，还在初中部兼课。”

“事务主任，怪不得是校长派底口气呀。”

张敬斋用眼色阻制他，抬头看，发现汪德邻早就向隔壁的事务室走了回去；他丢掉吸剩的烟，把两条腿换着上下，似笑非笑地露出了牙齿。

坐在侧边从来没说一句话的吕次青像要叫人发觉他底存在似地先咳嗽了一声，对张敬斋看一看，——

“事情是没办法的，”开始说，“我看你算了吧。”

“为什么？”

“这几天王校长在校董会方面也碰了壁，你知道？”